

蔷薇情话

痴心换情深

辛紫眉

言情新锐

发

001874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1435

蔷薇情话系列

痴心换情深

〔台湾〕辛紫眉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台湾〕辛紫眉言情作品集

痴心换情深

辛紫眉 著

责任编辑：赵熙天

*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092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80599—486—3/1·139

定价：9.80 元

楔子

青翠山峦，流动的江，
 缭绕在穹苍的积云簇拥着神的使者，
 从天而降。
 雷龙，我们的神啊！
 祇转世成我们的王，我们的天，
 世代守护着净美之乡——布斯坦，
 渠以我们天水，
 授与我们精粮，
 让我们得以永远安康。
 我们是雷龙的子民，布斯坦，
 甘愿化做喜马拉雅山麓的清泉，
 终日默拜神龙之子的到来，敬心以待——

布斯坦王国，一个有如大地仅存遗珠的世外桃源，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谷地，山群连绵，终年云雾缭绕，不受任何文明的污染，被称为世界国度中的“山中隐士”。

由于喜马拉雅山峰夏季闪电与雷鸣不绝，霹雳交织，气势汹汹，宛如一只翻腾怒吼的巨龙盘旋于上，因此布斯坦的人民自称为“雷龙之国”，国王便是“雷王”或“龙王”的化身，守护着这个隐于群山烟岚中的神秘净土。

以数千种稀有珍贵药材植物及高净度水晶矿产而扬名世界的布斯坦王国，虽然面积只有四万六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也只得有一百六十万人，却是个世人眼中富有而神秘的山中小国。

这个以西藏人和尼泊尔人混血种为主要居民的国家民风淳良，富足安康，人民自律自强，刚正不阿，社会形态几近于“理想国”的乌托邦境界。天然的水晶和奇花异草都是布斯坦财富的主要来源，王室善于利用这两项资源，每年替国家赚进大把钞票。然而，地形的险峻崎岖和强烈自我保护色彩的锁国政策，都使得布斯坦显少出现于世界的各类报导之中，以至于外界有许多的人对布斯坦仍感到相当陌生。近来唯一引起世人注意的，便是年仅二十七岁即登基成为国王的吉尔辛吉·汪曲加冕时造成的风潮。

汪曲国王的加冕典礼曾吸引不少好奇的各国领袖前往观礼，想藉着这难得的机会一睹这个传闻是雷龙转世的年轻国王及其所带领的子民们是何种风采。当持续三天三夜的加冕典礼结束后，这个现今世界上最年轻君主英俊挺拔、器宇轩昂的外貌就随着其面纱的揭露而喧闹

一时,成为各种报章杂志争相报导的焦点。试想,一个年轻俊美又独身的东方国王,会是个多么引人注目的“最佳男主角”!再加上他曾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拥有企管及化学双科学位,得天独厚的际遇让许多人眼红不已,摆明了就是媒体最喜欢炒作的新闻对象。

然而,吉尔辛吉对许多的好奇仍然敬谢不敏,他依然强悍地守护着布斯坦的传统,率领着他的子民抗拒着文明的污染冲击,企图在这个因科学昌盛而付出不少代价的世纪,保有布斯坦最淳朴清新的风貌,让雷龙之国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

当有关吉尔辛吉·汪曲国王加冕后甚嚣尘上的热络渐渐消退,布斯坦王国再度沉睡在喜马拉雅山蜿蜒的山麓中,与世无争地守着日出日落……

第一章

时节入秋了！一阵阵凉风徐徐地吹动树梢，沙沙的声音像是大自然褪去了夏日焦热后愉快的低吟。

流川静羽才刚走进流川老家，也是影子保镖集团“暗之流”的总部时，就听见她的三哥流川浩野大呼小叫的饶舌声由远而近——

“静羽！快来！有一件你一定相当感兴趣的任務非你莫属了。”

真奇怪！不是说结过婚的男人都会稳重些吗？怎么流川家的老三却愈活愈回去了？不仅跳脱无忌的个性不见修正，反而更加严重，尤其在比他小七岁的娇妻面前，他似乎很乐于降低自己的智商来配合他即将于明年出世的小宝宝。唉！该不会是男人的“恋胎盘情结”在作祟吧？静羽无力地摇摇头。

“又是什么‘大事’了？老三！”她闲适的从容正好和浩野形成强烈对比。

“听说有贵客到日本拜访，首相透过父亲要你去帮一

下忙哩!”浩野兴奋地呐喊着。

“你这话根本没说到重点! 第一, 贵客是谁? 第二, 要我帮什么忙?”她对这种没头没脑的对话蹙了眉头。

“详细内容父亲要当面告诉你, 进去吧!”他朝父亲流川英介的书房努努嘴。

会是什么任务? 她瞪了卖关子的人一眼, 走进书房。

流川英介坐在大书桌后方, 瞧着他最小的女儿来到他面前, 微笑地站了起来, 走到沙发旁坐下。

“父亲, 有什么任务吗?”她在他的示意下坐在他的对面。

“你听过布斯坦王国吗? 静羽。”

他点上一根烟, 盯着眼前身着中性服装的娇丽身影暗暗叹了一口气。静羽老是喜欢模糊自己的性别, 从小, 她就坚持削薄剪短头发, 将一身窈窕的曲线隐藏于男性化的衣着下。或许是哥哥们给她的影响吧! 她常说这样打扮她才能在阳盛阴衰的“暗之流”中自在些。流川英介从小不曾规范她的想法, 只是当他看见许多与他同龄的女孩无忧无虑地享受花样年华时, 多少会对其实比任何女孩都要清丽动人的她感到抱歉。

没办法, 这是身为“暗之流”的女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嗯! 一个拥有最年轻的国王、最珍贵的水晶, 以及最专精的草药医疗法王国。”她双眉微扬, 对这个小国她

并不陌生。

“我没记错的话，你还研究过这个国家的语文。”

“是的。”

绰号“琉璃”的她最擅长的除了百变身分的易容术之外，便是熟悉各国语言。她在语言方面的专长几乎无人能及，从日文、中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甚至到东南亚各国的母语，她都有涉猎。

布斯坦王国的国语是“宗语”，她在三年前曾因接触一本布斯坦的医书而努力研究它的语文，因此一般的说写都难不倒她。

“很好，现在日本来了两位布斯坦的贵客，首相希望你能出面接待。”流川英介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她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欣赏。

“布斯坦的人除了母语宗语之外，藏语和尼泊尔语也能沟通，据我所知，他们连英文也普遍使用。为何首相一定要我出面？”她觉得其中大有文章。

流川英介又笑了。静羽的机敏一点也不输给她的哥哥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次来日本的是布斯坦的国王和未来王后。”

“哇噢！”她有些意外。“吉尔辛吉·汪曲国王偕同未婚妻莅临日本？为什么？”是啊！这个深居万壑之中的明星国王是为了什么来到日本？

“他们这次的行程是非官方的拜访，日本只是第一

站,据说是要参观日本的各项专长以及采购婚礼用品。”

“婚礼?布斯坦国王要完婚了?”这消息连一向对时事精谳的静羽也不知情。

“是的。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还在保密阶段,汪曲国王要在结婚前带着妻子见见世面,将世界各国值得借镜的事物带回布斯坦。”

“听说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没想到他对妻子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她嘴角噙着一抹看不出的嘲弄。

吉尔辛吉·汪曲在她的档案资料中是个带点传奇性的人物。现年二十八岁,正统的不亚提人,黑发棕眼,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擅长射箭。二十一岁继承王位,二十七岁正式加冕登基成为国王,是当今世上最年轻的君主。

流川英介挑了挑眉,当然听出她话中的揶揄。静羽虽然看似婉约沉静,实则一张利口不饶人,在大场合她很懂得应对进退,但有些小地方她又会不经意地流露出犀利、刚强的一面,是家里最惹不得的孩子。

“因为这次是非官方拜访,所以首相并不希望惊动太多人,以免又让那些刁钻的媒体知道,惹出风波。”他直接切入主题。

“首相是要我保护布斯坦未来的王后?”她推测。

“是的。王后是个足不出国的女人,英文的应对不够圆滑,希望有人能帮她翻译并介绍日本的一切。”

“嗯!”

“但这次首相会动到你的脑筋，是因为此次汪曲国王的莅临似乎还有着一层不简单的内幕。”

“什么内幕？”

“你知道横跨欧亚的东堂集团一向对宝石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于布斯坦王国生产的水晶矿脉一直有着强烈的欲望，此次汪曲国王的到来，无疑是一个良机，他们绝对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与汪曲国王接触。首相要你在保护王后之余，也能替国王打发闲杂人等，好让他们对这三天的日本之行留下良好的印象。”

“东堂集团的现任总裁应该是东堂毅吧？他要和汪曲国王谈什么呢？”她听过这个以走私黑市宝石起家的跨国集团，外界对他们与黑道有挂勾的形象颇有微词。

“不知道。不过，为避免麻烦，你还是帮忙多多‘照顾’这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吧！”

“只有三天？”她询问地抬起头。

“是的。他们住在希尔顿饭店的总统套房。你只要负责他们三天的安全，之后，就没有你的事了。”流川英介保证。

“那就好！毕竟伴君如伴虎，我可不知道这个汪曲国王和他的妻子会不会是两只难缠的猛兽！”她扬起唇角，清灵睿智的眼瞳中闪着一丝玩笑。

“静羽，别胡说！”他笑骂她。

静羽耸耸肩，拉了拉背心的下摆，站起来问道：“还有

什么事吗？”

“有！你得穿着女性化一点，免得吓到王后。”他叮咛道。对她目前的白衬衫外罩灰色背心和同色系西装裤深锁眉头。那根本是男人的衣服！

“拜托，连衣服也有规定！难道要我穿和服？那到时候怎么对付‘闲杂人等’？你也知道穿日本和服连走路都麻烦！”她抗议地嚷嚷。

“没那么严重！只要你穿得软性些。别忘了，你的任务是照顾女眷。”

“他们总不会因为我穿着长裤就以为我是个男人吧？”她知道父亲完全是借题发挥。

“奇怪，怎么我才提一点意见你就翻脸？”流川英介面露无辜。

“别要求我太多！不然，我真的会扮成男装去，父亲！”她转身前用眼尾丢了一记警告。

“好吧！好吧！随便你。不过，你现在这种泼辣样得给我收好，别在布斯坦国王面前大声大气，失了‘暗之流’的风度。”

“是！”她没好气地走出书房，口里还嘟囔着父亲对她的要求。

才来到长廊，好奇宝宝浩野又黏了上来。

“嘿！如何？父亲大人交给你的任务不错吧？”

“你觉得这个任务好吗？”静羽反问。

“是啊！好歹陪的是一国之尊，贵族呢！”

“那你去！”她瞪了他一眼。

“我又不会说布斯坦语，我去能干什么？”他双手一摊，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反正是陪王后，你对付女人的那一套不是与语言无关的‘国际手语’吗？用你的‘下半身’就搞定了！”她嗤了一声。

“小声点，你想引起我老婆的不满哪！我又没惹你，讲话那么冲干什么？”他最怕静羽那张嘴，发起疯来可不得了。

“不想惹我就给我闪边！本姑娘要去准备准备。”她用手肘撞开他。

“真希望老天爷派个人来把你娶走，免得我们家这些可怜的男人老是被你欺压得不成人形。”

“别瞎说！让你们不成人形的是你们亲爱的老婆，不是我。”

“你会得到报应的！我有预感，就快了。”浩野食指直指她的脸。

“谢谢，我等不及了。宗哈萨吉那！”她冷笑一声，顺口溜了一句布斯坦语，转身走向回廊。

“等等！你那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浩野叫住她。

静羽回过身，难得地露出娇媚的笑容，缓缓地开口，“布斯坦语——白痴！”

“静——羽！”他气得哇哇叫。

她大笑地跑进她的齐房，没有告诉他那句布斯坦语其实是“珍重再见”的意思。至于为何会冒出这一句，她也不明白。

□□

□□

□□

一早，静羽在首相的安排下来到希尔顿饭店的总统套房外待命。她俏丽的短发随意地服贴在额际，黑珍珠色削肩上衣和黑绸窄管长裤，脚下一双短筒皮靴，淡淡上了点妆，算是她最女性化的打扮了。

布斯坦国王今天的行程是到首相府邸开会，王后则要参观市区，她必须随行在王后身边，寸步不离。说实话，这种接待工作是她最不喜欢的任务，她宁愿待在徐林堂堂口研究时事，也总比当个临时保母要来得自在。

幸好只有三天！不然，她会受不了乏味而抓狂。

门打开了，一个身着布斯坦传统服饰的中年女人走出来。

布斯坦王国的人多半是具有西藏血统的不亚提人，也有不少尼泊尔裔的布斯坦人，他们的外貌细眉凤眼，和中国人没有多大差别，只是肤色较呈褐色，像是太阳的子民般高挑壮硕。

布斯坦的传统服饰是宽袍，有点近似日本和服，但色彩极为浓艳夺目，中系腰带，男袍及膝，女袍及踝。女人的服饰大多用绢丝绸缎制成，轻柔飘逸，并佩有肩饰，或

者以珍珠宝石镶成的项链和腰带，行走间光彩耀眼，非常美丽。

眼前这个女人一定是王后身旁的女侍。她的衣质高贵却不华丽，身上的配件也简单，没有王族应有的雍容。

“你是派来接待王后的人吗？”那女侍一看见静羽就用布斯坦语发问。

“是的。我是流川静羽，往后三天要随侍在王后身边。”静羽流利地回答。

“啊！你的布斯坦语说得真好。”那女侍讶异地看着她。

“谢谢。”得体的笑容，温文的态度，风度啊！她在心中自嘲着。

“请进，王后已经在等着了。”

静羽随着女侍进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米白色系的起居室，两旁则是两间不同的房间，各有卫浴和小客厅。一大片落地窗外洒进耀眼的阳光，使房里看起来鲜明舒适。

背对着落地窗的法式沙发上坐着一位橘红丝绸和宝蓝腰饰的娇小倩影，一看见静羽进来，摇曳地起身，朝她微笑。

好年轻的王后！静羽在心中低呼。她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狭长的凤眼，微高的颧骨，薄唇，黑发长及腰，一颗小巧的蓝宝石镶在额间，是个典型的布斯坦人。

“你好，我是流川静羽，是你这三天的保镖兼翻译。”
静羽先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伊美塔克。没想到日本会有人能将我国的母语说得这么流利。”她睁大眼睛。

“哪里，普通程度而已。”静羽谦虚地微笑。

“我国的母语并不好学。你是在哪里学会的？”

“自修。”

“哇！太厉害了！”

“这是我的兴趣。”是的，要不是有兴趣，她哪能熟悉世界上的各国语言？

“请坐，国王要等一下才会过来。”伊美塔克怯怯地看那扇通往另一间套房的门一眼。

静羽没有忽略她眼中散发的尊敬和惶恐。伊美塔克对国王似乎很尊崇，甚至有点害怕。

“你们国家非常进步，有很多东西在布斯坦根本看不到。”伊美塔克打开话匣。

“还好。虽然进步，但有许多成果是付出相当代价才得来的。其中的得与失无法衡量。”文明带来的两面影响，是需要高等的智慧才能平衡利弊。

“这方面我要学的还很多。”伊美塔克赧然地笑笑。

“你还年轻，可以慢慢来。”

“你看起来也很年轻。为什么会派你来陪我？”

“因为首相说你需个翻译和保镖。”

“你的身手很好吗？”

“还可以。”

“看不出来呢！你是那么秀气典雅，难道你也会舞刀弄枪？”她颇感惊讶。

“略懂皮毛而已。”

“真希望能见识你的功夫。”伊美塔克非常好奇。

“最好不要！因为发生状况时，你就危险了。”静羽淡淡地笑着。伊美塔克比她想象的还要纯真。

“像你们这种人是不是都有些特长？”她又问。

“是的。我的专长是易容术。”

“易容术？那是什么玩意？”

“装成任何人的模样。”静羽简单地说。

“意思是说，你可以扮成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伊美塔克眼中散发出不寻常的光芒。

“是的。”

“很有意思。如果可以，你也能扮成我吗？”她兴味地看着静羽。

“只要身高上差异不大，是的，我甚至可以扮成你。”静羽承认。

“很可怕的‘专长’！你时常扮成别人吗？”

“不常，除非任务需要。”

“我能冒昧地请问，你现在的模样是真面目吗？”她问了个可笑的问题。